

歷代文話續編

中

余祖坤編

鳳凰出版社

歷代文話續編

中

余祖坤 編

鳳凰出版社

文
翼

清吳鉉纂

清道光十六年刊本

《文翼》三卷，清吳鉉纂。

吳鉉（一八〇〇—一八三二），字耶谿，陽湖（今江蘇武進）人。據此書序跋可知，吳鉉篤志好學，穎悟絕人，工古文，曾從吳德旋學文，為陽湖文派的後起之秀，所為古文、時文，皆能力追古人。道光年間，應鄉試未第，遂憤鬱成疾，卒於旅舍，年僅三十三歲。事迹見吳德旋《吳耶谿墓誌銘》（繆荃孫《續碑傳集》卷七十六）。

該書在采摭前人論文諸說的基礎上，或引申，或補充，或修正，內容較為豐富，舉凡文章的源流、體製、筆法、評點等等，均有所涉及，而於方苞、劉大櫟、姚鼐、張惠言、惲敬、吳德旋等人之說，繼承和發揮尤多。劉聲木稱：「《文翼》三卷，論文之語最為精鑿，中多述其師宜興吳仲倫茂才德旋等往復論辨，發古人所未發，實可卓立千古。」（《萇楚齋四筆》卷六）如其言：「以義法論文，特文之一端，然不明義法，則無由入門，故望溪之言，在南宋後所得較深，而較之北宋以上，所得為淺，以義法為文之粗焉者也。惟由其粗者，而漸造之，則精者至矣。舍其粗，則精者胡以寓焉？此望溪之言為入門第一要訣也。」又如其論文章內容與題目之間的「離合相生」之法，論韓愈文章的「反言見意」之法等等，均有新意。此外，其對歷代文章尤其是《史記》、唐宋八大家以及明清諸大家的創作，都有相當獨到的評論。

此書有清道光十六年（一八三六）刊本；另有抄本一種，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。今據道光十六年（一八三六）刊本錄入。

目録

序	五九三
卷一	五九五
卷二	六一三
卷三	六三七
跋	六六五

序

耶谿從予學爲文，其於文也，所見極深，與予往復論辨，每能匡予之不逮。耶谿既歿，而其遺著《文翼》三卷，賴同里劉蓮舫、歙王守靜錄存而校訂之。傳寫到予，予留置篋中。後得友人數輩論及文事，貴識所趨向，並善耶谿《文翼》，爲助刻之。耶谿爲古、時文，皆能力追先哲，足以待後之人，然方今知耶谿者尚少也。是書也傳，即耶谿爲不死矣。道光丙申五月日，宜興吳德旋題。

卷一

學《莊子》，得其飄忽易，得其峭刻難，得其奇肆易，得其沉著難，此固當於神氣意趣間辨之。

方望溪云：「子厚《天說》似類《莊子》；若自退之爲之，並其精神意趣皆得之矣，觀《高閑上人序》可辨。」

惜抱以退之《與李翊書》爲學《莊子》，愚謂此篇尤與《逍遙游》相近。

作古文當先辨體製，有不可不戒者：一曰語錄氣，二曰尺牘氣，三曰詞賦氣，四曰小說氣，五曰詩話氣，六曰時文氣。去此諸病，然後可以作古文。

望溪云「言中有物」，又云「言之有序」，此爲文之規鵠。

作文之法，句句斷，句句接，一氣旋轉，而仍是千回百折，此行文不傳之妙，當熟讀史公《封禪書》千過自知。

近時有譏震川文爲膚庸者。要之，南宋後當推震川爲首出，較之《穎》《穎》濱有過之無不及也。晉望先生常欲於八家中，退《穎》《穎》濱而進震川，仲倫先生以爲此乃真得爲文深處。

行文貴跳脫，然必於沈著中用力，方能跳脫，書法亦然。

東漢人駢體最能洗得（白）（自）然，不得謂之古文者，無真氣以運之也。吾謂以東漢之詞句，運之以真氣，而去其排偶之迹，便是第一等古文；試以賈山《至言》、賈長沙《過秦論》、楊子幼《報孫會宗書》參之自見。

近人作古文，專有修飾字句以爲古雅者。吾謂此即東漢人門徑，不得謂之真古文也；自朱梅崖開其端，而氣猶足以運之。

前人之調不可襲，然或力避陳俗，以求古奧，氣脉必不能洪遠，精神必不能團結。唐宋文何等平易近人，而文境迴不可及，當於氣格中求之。

退之《讀荀子》篇中間文勢，如千里平原，高峰特起，俯視一切，是太史公論贊筆法。

退之《諱辨》奇幻眩人，較之柳州《桐葉封弟辨》自勝，一好盡，一不盡也。《答崔立之書》氣質近《孟子》，而行文參之賈長沙，渾灑流轉，如高山大川，變化不測。

秦漢人文字往往雜引數十事，錯綜變化，皆有脉絡，不至橫隔。唐以後惟引一事，反復曲折，以盡其蘊；或雜引諸事，篇法便失之蔓。此筆力今古高下之別。

退之《送孟東野序》，通篇用排偶體格，而長短錯綜變化，時加跌宕。六經中《禹貢》、《顧命》有此篇法，後惟史遷神而明之。

唐人始以贈序名篇，作者亦不免貢諛，體亦近六朝；至於昌黎乃得古君子贈人以言意，體簡詞

足，掃盡枝葉，所以冠絕前後。

自來學者以介甫叙事得昌黎筆意。愚按介甫碑誌多騰空搗虛，與韓子實寫者不同，其筆法大約自韓子序中得來。

《原道》一篇幾二千餘言，《贈文暢》縮作數行，簡練遒勁，參以《荀》、《管》體格，高古絕倫。

馬、班作史，凡於數十層排比後，必別作大波瀾以震蕩之。退之《燕喜齋記》叙山水多用排比後，借貶秩另出意義，摩空取勢，使人不一覽而盡，仍與上文神回氣合。《袁氏先廟碑》亦同此法。

《李元賓墓誌》澹泊簡質，筆筆收斂，如秋水寒潭，深不可測，非北宋人所能及。

《春秋》常事不書。退之因事成文，紀序成體，往往世系、名字、官職、子孫多削而不書，一以常事不書之法裁之。望溪論《儀禮》：「志煩而詞簡，義曲而體直。」吾於退之亦云。

劉才甫古文妙處，在飛揚生動，而讀之既久，味同嚼蠟；蓋言中無物故耳，其誤由於學《莊子》。

碑誌以退之爲第一，蓋簡古遒勁中仍具鑪錘；介甫竭力學之，頗得其遺法，而自然處迴不及，故氣象但覺其迫隘。

凡作文須力求進境。求進之法，總在自變其文格，使與前時所爲，絕不相似；稍有相似處，便不肯下筆，俟其久而後化，則己之真面目出矣；未有不求變而後進者也。

行文貴潛氣內轉，所云柔澹之思，蕭疏之氣，清婉之韻，高山流水之音也，惟永叔、子固集中最多。退之以雄奇簡峻勝，而於潛氣內轉處尚少，惟《董邵南》、《王秀才序》則能以此擅場，在集中爲

別調。

賈長沙、晁家令宏而不深；董江都、匡稚圭、劉子政深而不宏；蘇明允、子瞻宏而不深；柳子厚、歐陽永叔、王介甫、曾子固深而不宏；千古惟司馬子長、韓退之能兼而有之。

韓退之以楊子雲化《史記》，柳子厚以莊周、屈左徒、《史記》、《國語》化六朝，歐陽永叔以《史記》化退之，王介甫以周秦諸子化退之，曾子固以「三禮」化西漢，蘇明允以賈長沙、晁家令化《孟子》、《戰國策》，蘇子瞻以《孟子》、《莊子》化戰國縱橫家言；於此可以求脫胎之法，於此可以求變化之法。若拘拘於一家之文，而步趨繩尺，縱能與之並，不能自成一家言也。南宋朱子文雖傑出，尚不免為曾子固所掩，況其他乎？

八家中惟退之、永叔、子瞻門徑最大，故變化處多。明允惟《權書》能化，介甫惟「三經義序」能化，子固惟目錄序能化，子厚惟辨諸子、記山水能化，以其與生平所為文格不相似，而實能深入古人妙處也。

柳子厚、王介甫、蘇明允、曾子固精與謹細，而未能自然神妙者也；歐陽永叔自然神妙，而未能精與謹細者也；蘇子瞻未能精與謹細，而時能自然神妙者也；若既能精與謹細，而又自然神妙者，惟退之一人而已。歸震川自然神妙，而未能精與謹細者也；方望溪、惲子居、張皋文皆精與謹細，而未能自然神妙者也；若由精與謹細，而幾於自然神妙者，惟姚惜抱、吳仲倫時近之。

退之《施先生墓誌銘》學《史記》·《儒林傳》，古厚雅潔，筆筆內斂，而氣恬神靜，自不覺其瘦削，故

不可及。

王介甫《靈谷詩序》從退之《高閑上人序》出，而縱肆處近之，雄傑處迴不及矣。歐陽永叔《送楊真序》學退之《高閑序》，而變雄奇爲淡宕，乃爲不似之似；至《集古錄》極意模仿此篇，而氣太縱，詞太煩，筆太弱，相去乃遠甚，宜節去其十之二三乃爲縱健。

韓公子云：「太山之高百仞，而跛羊牧其上，峭塹之勢異也。」韓峭塹兼施，歐一以塹勝，其爲太山之高則一也；王介甫一以峭勝，而不得謂爲太山之高者，以其氣象過於狹隘耳。

姚惜抱云：「歐、曾之文皆近於柔。永叔善用異己者之長，子固善避所短而不犯。」予謂永叔集中，精奇雄橫之作不少概見，正是善避所短，亦以此爲退之已竟之長，後人更無從而引伸之故也；特以永叔之文旁參異己者既多，故惜抱之言如此。後人於此等處最宜深究。

劉才甫云：「文貴瘦，須從瘦出，而不宜以瘦名。蓋文至瘦，則筆能屈曲盡意，而言無不達；然以瘦名，則文必狹隘。」八家中惟介甫以此見長，其骨脉從周秦諸子出故也。

子長句法似贅拙，而實古厚可愛；唐宋惟退之、介甫時時有之。

惲子居云：「作文之法，不過理實氣充。理實先須致知之功，氣充先須寡欲之功。致知非枝枝節節爲之，不過其心淵然，於萬物之差別，一一不放過，故古人之文，無一意一字苟且也；寡欲非掃淨斬絕爲之，不過其心超然，於萬物之攻取，一一不粘著，故古人之文，無一字一句塵俗也。」又云：「治古文之法，須平日窮理極精，臨文夷然而行，不責理而理附之，平日養氣極壯，臨文沛然而下，不

襲氣而氣注之，則細人無倫，大含無際，波瀾氣格，無一處是古人，而皆古人至處矣。看文可助窮理之功，讀文可發養氣之功。看文看其意，看其法，看其勢，一一推測備細，不可負古人。讀文則湛浸其中，日日讀之，久久則與爲一，然非無脫化也。歐公每作文，讀《日者傳》一遍；歐文與《日者傳》何啻千里，此得讀文三昧矣。」此二則可與昌黎諸論文參看。

惜抱選《古文辭類纂》，自唐宋八家外，必別有獨到之處，方成一家數。朱子文雖佳，然不免爲子固所掩，故舍而弗錄；震川妙遠不測處，幾欲上掩韓、歐，自元明以來，故應爲一家。然於記體中列晁無咎二記，亦是柳州門徑，非能獨開境界。既已不錄朱子文，則此二記亦當刪去，義例方畫一不紊。且朱子《大學序》、王陽明《拔本塞源論》，皆有關世道之文，似不當遺之也。至柳州《段太尉逸事狀》、蘇子瞻《正統論》及貶謫後與諸故人書，皆文之絕佳者，而惜抱遺之，尚不能無待於後人之補輯也。

惜抱云：「望溪評《史記》，似精神不能周其大處、遠處、疏澹處，及華麗非常處。止以義法論文，則得其一端而已。」予謂望溪於《史記》之奇變處，概乎未有所聞；惜抱之語極確，似宜補入此層，方無滲漏。

仲倫先生論文，以柳州記山水，詞意妍妙，而氣甚鬱勃；震川作記，能於柳州外，別有妙遠不測之致，均爲有得於莊周、《史記》之遺。予謂柳州諸記，恢悅妍妙，使人愛玩，樂之忘疲，而用意實幽激沈鬱，乃得《騷》之神；震川記一片寫去，窈然而深，如行小港中，忽擢入千頃湖陂，與天爲際，其

不測處，亦深有得於《騷》者。故柳州、震川記爲文章最上品，而其所從出處，似不當遺屈左徒也。

《史記》風韻跌宕，悠揚妙遠不測處有三種：一則蒼然而來，一片寫去，渺渺綿綿，高韻深情，令人味之無極；歐陽永叔、歸震川風韻得自《史記》者，惟此類爲多。一則用意含蓄適鬱，或句上有句，或句下有句，或句中有句，或句外有句，說出者少，不說出者多，而風神自翛然可愛；姚惜抱文集純以此種筆意見長。一則鉤心鬥角，似亂而不亂，時時提起，時時頓斷，時時轉折，止於一二語中點綴，使文有曲致；惟仲倫先生《初月樓聞見錄》筆意近之，然尚以敘事法行之。若以此參之序、記、書、論，則吾未見其人，雖韓、柳無是也。必求其文之類此者，實難愜意，惟永叔《釋秘演》、《江鄰幾序》、仲倫先生《續太平廣記序》、《文昌神祠記》四首，或可以當之耳。

《史記》萬怪惶惑處有兩種：一則蘇明允所云「韓子之文，如長江大河，渾浩流轉，魚鼈蛟龍，萬怪惶惑，而抑遏蔽掩，不使自露，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，蒼然之色，亦自畏避，不敢迫視」者是也；一則門亂不亂，敘事皆錯雜叢碎，而一歸自然，如建章之千門萬戶，如阿房之一步九迷，使人人其中，窈乎茫乎，莫測其際，此則韓退之文雖無美不具，而此類實少。案前所言者，純乎剛之美者也；後所言者，純乎柔之美者也。柔而能萬怪惶惑，惟子長能之；永叔號爲得史公神髓，尚不能盡其妙處。世如有知其解者，吾日望之。

《離騷經》實能門亂不亂，與《史記》同一副筆墨，而面目迥然不同，後人無從學步。

惜抱云：「簡峻之氣，惟退之爲不可及，北宋惟明允、介甫仿佛近之，而門徑又各不同。」